



郭注莊子

四

13
3217
4



門口 13
號 3217
卷 4

十卷

之

不

莊子南華真經卷四

外篇

駢拇

疏叙曰外篇則該理之事迹

郭象注

昭和元年三月之致
十日對表
張曾友
公案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

哉而侈於性夫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此

與不駢其性各足而此獨駢枝則於衆以為多故

曰侈耳而惑者或云非性因欲割而棄之是道有

所不存德有所不載而人有棄材物有棄用也豈

是至治之意哉夫物有大小能有少多所大即駢

所多即贅駢贅之分物皆有之多方乎仁義而用

若莫之任是都棄萬物之性也



崔云駢枝贅疣非性正亦出於形不可治五藏之情余非道從正亦列於性不可治也今設仁義之教以治五藏之情於前駢枝贅疣也既傷自然之理更益其上也

焦曰多方疑行多方聰明之用方字亦疑行以下文多方於聰明者證之可見

焦云取衣不用之語如尾之曰系繩之結宿如黠宿之宿用增其文句也故波也跬羊步也言亦有如波故之人羊步而行也

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

夫與物冥者無多也故多

方於仁義者雖列於五藏然自一家之正耳未能

與物無方而各正性命故曰非道德之正夫方之

少多天下未之有限然少多之差各有定分豪芒

之降即不可以相歧故各守其方則少多無不自

得而或者聞多之不足以正少因欲棄

多而任少是舉天下而棄之不亦妄乎是故駢於

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

直

性命不得不然非

以有用故然也

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

於仁義之行

五藏之情直自多方耳而少者橫復尚之以至淫僻而失至當於體中也

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聰明之用各有本分故多方不為有餘少方不為不

足然情欲之所蕩未嘗不賤少而貴多也見夫可

貴而矯以尚之則自多於本用而困其自然之性

若乃忘其所貴而保其素分是故駢於明者亂五

則與性無多而異方俱全矣

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

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

非乎而師曠是已

夫有耳目者未嘗以慕聾盲自困也所困常在於希離慕曠則

離曠雖性聰明乃

是亂耳目之主也

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

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

夫

史性長於仁耳而性不長者橫復慕之慕之而仁

仁已偽矣天下未嘗慕樂而必慕會史則會史

之簧鼓天下使失其

真性甚於樂也

駢於辯者纍瓦結繩寡句遊

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音音

楊墨是已

夫騁其奇辯致其危辭者未嘗容思於構机之口而必競辨於楊墨之間則楊

墨乃亂羣言之主也

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

也

此數子皆師其天性直自多駢旁枝各自是一家之正耳然以一正萬則萬不正矣故至正者

不以已正天下使天下各得其正而已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

物各任性乃正正也自此已下觀之至正可見矣

故合者不為駢

以枝正合乃謂

合為駢

而枝者不為歧

以合正枝乃謂枝為歧

長者不為有餘

以短正長乃謂長有餘

短者不為不足

以長正短乃謂短不足

是故鳧

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

各自有正不可以此

正彼而損益之

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

知其性分非所斷續而任之則無所去憂而憂自去也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

夫仁義自是人之情性但當任之耳

彼仁人何其多憂也

恐仁義非人情而憂

謂多憂也

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

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

也謂之不足故泣而決之以為有餘故啼而斲之夫如此舉羣品萬殊無釋憂之地矣唯各安其

天性不決駢而斲枝則曲成而無傷又何憂哉

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

之患

兼愛之迹可尚則天下之目亂矣以可尚之迹蒿合有患而遂憂之此為陷人於難而後

拯之也然今世

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貴富

夫富貴所以可饗由有蒿之者也若乃無可尚之迹則人安其分將量力受任豈有決已效彼以饗

竊非望哉，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

何其囂囂也。夫仁義自是人情也，而三代以下，橫共囂囂，棄情逐迹，如將不及，不亦多

憂乎？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

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陶俞仁義，以

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

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

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

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

得。夫物有常然，任而不助，則泯然自得，而不自覺也。故古今不二，不可虧

也。同物，故與物無二，而常全。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

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任道自得，則抱朴獨往，連連假物，無為其間也。使天

下惑矣。仁義連連，祇足以惑物，使喪其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夫

西易方，於體未腐，矜仁尚義，失其常然，以之死地，乃大惑也。何以知其然邪？自

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

夫與物無傷者，非為仁也，而仁迹行焉，令萬理當者，非為義也，而義功見焉，故當而無傷者，非仁

義之招也，然而天下奔馳，棄我殉彼，以失其常然，故亂心不由於醜，而相在美色，撓世不出於惡，而

恒由仁義，則仁義者，撓天下之具也。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雖虞氏情而天下之性，固以異矣。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

招林云：猶令人言招得也。金我先生曰：如招虞氏，以旌之招。

樂夷謂創傷也依字
應上敬庚

揮斥言超赤

魚曰男而塔姆曰藏
女而婦奴曰殺出方
之

不以物易其性矣自三代以上實有無為之迹無為之迹亦有為者之所尚也尚

之則失其自然之素故雖聖人有不得已或小人

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

人則以身殉天下夫鵷居而穀食鳥行而無章者何惜而不殉哉故與世常冥唯

變所適其迹則殉世之迹也所遇者或時有樂夷

禿脛之變其迹則傷性之迹也然而雖揮斥八極

哉無殉也故乃不殉其所殉而迹與世同殉也故

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

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

奚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

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
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

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

惜者生也今殉之太甚俱殘其生則所殉是非不足復論天下盡殉也彼其所

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

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

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

間哉天下皆以不殘為善今均於殘生則雖所殉

不同不足復計也夫生奚為殘性奚為易哉皆由乎尚無為之迹也若知迹之由乎無為而成則絕尚去甚而反冥我極矣堯桀將均於自得君

焦曰：今則見善識味人，
淮南子作申見，月子曰：
膳俞見，和之曰黃帝
時人。

子小人，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

所謂臧也。以此係彼為屬，屬性於仁，殉仁者耳，故不善也。屬其性於五味，

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率性通味乃善。屬其性乎五

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

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不付之於我，而屬之於彼，則雖通之如彼，而我

已喪矣，故各任其耳目之用，而不係於離曠乃聰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

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善於自得，忘仁而仁。吾所謂臧者，非

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謂仁義為善，則

損身以殉之，此於性命還自不仁也。身且不仁，其如人何？故任其性命，乃能及人及人而不累於已。

彼我同於自得，斯可謂善也。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

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

夫絕離棄曠，自任聞見，則萬方之聰明莫不皆全也。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

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

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此舍已效人者也，雖效之若人而已，已亡

矣。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

同為淫僻也。苟以失性為淫僻，則雖所失之塗異，其於失之一也。余愧乎道

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

行也。愧道德之不為，謝冥復之無迹，故絕操行，忘名利，從容吹累，遺我忘彼，若斯而已矣。

吹累，在宿篇司馬曰
枕初升也，埃庄之自
勤也。

馬蹄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

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駑驥各適於性而足雖有義臺路寢，無

所用之。馬之真性非辭鞍而及至伯樂曰：我善治

馬，燒之，剔之，刻之，雜之，連之以羈，編之以阜棧，

馬之死者，十二三矣。有意治之，則不治矣饑之渴

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概飾之患，而後有鞭

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能在於

自任而乃走，作驅求其過能之用，故有不堪而多死焉。若乃任駑驥之力，適遲疾之分，雖則足迹

阜陸，握也。崔曰：馬間也。崔曰：木棚也。徐曰：編木作棧，似林曰棧，以御濕。

接乎八荒之表，而衆馬之性全矣。而或者聞任馬之性，乃謂放而不乘，聞無爲之風，遂云行不如臥，何其往而不返哉！斯

失乎莊生之旨遠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

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

之過也。世以任自然而不加巧者爲不善於治也，操曲爲直，厲駑習驥，能爲規矩以矯拂其

性，使死而後已，乃謂之善治也，不亦過乎！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以不治也。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夫

之德，小異而大同，故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也，事之不可廢者，耕織也。此天下之所同而爲本者也。守

治也。

民

之德，小異而大同，故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也，事之不可廢者，耕織也。此天下之所同而爲本者也。守

斯道者無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放之而自一者耳非黨也故謂之天放

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此自足於內無所未及之貌

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不求非望之利故止於一家而足

萬物羣生連屬其鄉混芒而同得也則與一世而淡漠焉豈國異而家殊也

禽獸成羣草木遂長足性而止無吞夷之欲故物全是故禽獸可

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闢與物無害故物馴也夫至

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

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知則離道以善也同乎無欲是

謂素樸欲則離性以飾也素樸而民性得矣無煩乎知欲也及至

聖人聖人者民得性之迹耳非所以迹也此云及至聖人猶云及至其迹也楚楚為

仁蹉跎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曲也摘僻為禮崔曰步節也

而天下始分矣夫聖迹既彰則仁義不真而禮樂離性徒得形表而已矣有聖人即

有斯弊吾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

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

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凡此皆變樸為藥棄

本崇末其於天素有殘廢矣世雖貴之非其貴也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

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工匠則有規矩之制聖人

則有可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尚之迹

司馬曰西犧牛象以飾
樽也
崔曰理璋畧名鏡
上方下曰珪半璋曰璋

李曰圍曲也執事也曼突也司馬曰言曲頸於扼以擒突也二曰執事曼旁出也

則分背相踉馬知已此矣御其真知乘其自然則萬里之路可至而羣馬
之性不失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闔
不先扼驚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
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
馬性不同而齊求其用故有力竭而態作者夫赫胥氏之時民居
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
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
此民之真能也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踉跂好知
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其過皆由
尚也

援陸曰括也崔曰收也減滕廣雅曰皆緩也

肱篋

將為肱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滕
司馬曰從旁為收固高鏞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
三合云揚揚皆也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滕扁鏞之不固也然則鄉
林其官鑰也鑰鑰也之所謂知者今乃為大盜積者也知之不足恃也如此故嘗
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
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
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
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

周禮三丈為屋五黨為
州二千五百家也五比為
閭二十五家也五州為
鄉百二十五百家也

陸曰自敬仲至狂子九
世知齊政自太公和至
威王三為齊侯之侯故曰
十二世也

淮南子其弘毅列家而
死司馬曰周靈王賢臣
也按左傳周景王敬王
之太史魯哀公三年周
人殺之

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

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法聖人者法其迹耳夫

迹者已去之物非應變之具也奚足尚而執之哉執成迹以御乎無方

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不盜

法乃無以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

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

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

身乎言聖法唯人所用未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

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

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

其弘施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言暴

亂之君亦得據君人之威以戮賢人而莫之敢亢者皆

聖法之由也何無聖法則桀紂焉得守斯位而放

其毒使天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

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

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

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五者所以禁盜由是

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

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

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

信哉斯言斯言雖信而猶不可亡聖者由天下之知

未能都亡故須聖道以鎮之也羣知不亡而獨亡聖知則天下之害又多於有聖矣然則有聖之害

雖多猶愈於亡聖之無治也雖愈於亡聖故未若都亡之無害也其矣天下莫不求利而不能一亡

其知何其迷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

而失致哉

聖人生而大盜起

夫竭脣非以寒齒而齒寒魯酒薄非以圍邯鄲而邯鄲圍聖人

生非以起大盜而大盜起此自然相生必至之勢也夫聖人雖不立尚於物而亦不能使物不尚也

故人無貴賤事無真偽苟效聖法則天下吞聲而闇服之斯乃桀跖之所至賴而以成其大盜者也

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

夫聖人者天下之所尚也

若乃絕其所尚而守其素朴棄其禁令而代以寡欲此所以拊擊聖人而我素朴自全縱舍盜賊而

向曰事業日新新者為生故者為死御日新之要得實而損其名則大盜息

彼姦自息也故古人有言曰閑邪存誠不在善察息淫去華不在嚴刑此之謂也夫川竭

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

竭川非以

虛谷而谷虛夷丘非以實淵而淵實絕聖非以止盜而盜止故止盜在去欲不在彰聖知天下

平而無故矣

非惟息盜爭尚之迹故都去矣

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

將重聖人以治天下

而桀跖之徒亦資其法所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資者重故所利不得輕也向云以下皆明苟非其人金漆也益

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

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

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

小盜之所困乃大盜之所資而

利也。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夫軒冕之則反為盜用矣，所用者重，乃所以成其大盜也。大盜也者，必行以仁義，平以權衡，信以符璽，勸以軒冕，威以斧鉞，盜此公器，然後諸侯可得而揭也。是故仁義賞罰者，適足以誅竊鉤者也。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夫跖之不可禁，由所盜之利重也，故絕盜在賤貨，不在重聖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

極陸持亦反，美與擲同。崔曰：枕投，奪也。

師曠曰：史記曰：冀州南和人而魚目。

可以示人。魚失淵則為人禽，利器明則為盜資，故不可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夫聖人者，誠能絕聖棄知，而反真物極，物極各真，則其迹利物之迹也。器猶迹耳，可執而用曰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示利器於天下，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去其所資，則未施禁而自止也。擿玉毀珠，小盜不起。賤其所寶，則不加刑而自息也。焚符破璽，而民朴鄙。詐之所賴者，則無以行其姦巧。培斗折衡，而民不爭。夫小平，乃大不平之所用也。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外無所矯，則內全我材。而天下無自失之可言也。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

下始人含其明矣。夫聲色離曠，有耳目者之所貴也。受生有分，而以所貴引之，則性命喪矣。若乃毀其所貴，棄彼任我，則聰明各全，人含其真也。毀絕鉤繩而棄規

矩，擣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

若拙。夫以蜘蛛蝸蟻之陋，而布網轉丸，不求之於工匠，則萬物各有能也。所能雖不同，而所習不敢異，則若巧而拙矣。故善用人者，使能方者為方，能圓者為圓，各任其所能，人安其性，不責萬民以工。倕之巧，故眾技以不相能似拙，而天下皆自能，則大巧矣。夫用其自能，則規矩可棄，而妙匠之

指可擣也。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

之德始玄同矣。夫去其亂羣之率，則天下各復其朴，而同於玄德也。彼人含

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

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

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

煇亂天下者也。此數人者，所稟多方，故使天下躍

彼為亂主矣。夫天下之大患者，失我也。法之所無用也。若夫法之所

於所見，故眾目無不明，聽不過於所聞，故眾耳無不聰，事不過於所能，故眾技無不巧。知不過於所知，故羣性無不適，德不過於所得，故羣德無不當。安用立所不逮於性分之表，使天下奔馳而不能自反哉。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

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

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

用之

足以紀要而已

甘其食、美其服、

適故常甘、當故常美、若思夫侈靡、則無時

樂

老子語也

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

老死而不相往來、

無求之至

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

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羸糧而趣之、則

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

車軌結乎千里之外、

至治之迹、猶致斯弊

則是上好知之過

也、

上謂好知之君、知而好之、則有斯過矣

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

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

林曰、有柄之細也、李曰、白弓、白弩、白機、射曰弋

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網罟、罾筍之知多、則魚亂於

廣雅、罾、魚網也

削格、李曰、所以施羅網也、郭曰、今翻車、林曰、枕

漢、曰、儲、香、枕、今之木柵也

水矣、削格羅落、罝罾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

攻之愈密

避之愈巧、則雖禽獸、猶不可圖之以知、而况人哉、故治天下者、唯不任知、任知無妙也

知詐

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

上之所多者、下不能安其少、故天下每每大亂、罪也、性少而以逐多、則迷也

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

所已知者、

不求所知、而求所不知、此乃舍己效人、而不止其分也

皆知非其

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

善其所善、爭尚之所由生也

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

時之施、惛奕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

林云、微息而動之物、附地有蹄、踴、類、肖、翹、也、類、也

李曰、漸、漬、之、毒、不、覺、深、也、漸、毒、枕、深、害、頡、滑、陸、難、料、理、也、曰、不、正、之、語、滑、音、音、也、解、垢、司、馬、曰、陽、角、也、或、曰、詭、曲、辭、

嗚呼之聞反以己誨人之貞可馬曰少知貞

好知之亂天下也

夫吉凶悔吝生於動也而知之所動誠能搖蕩天地運御羣生

故君人者胡可

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

民而悅夫役役之侯

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

嗚嗚之意嗚嗚已亂天下矣

嗚嗚以已誨人也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

宥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人之生也直

莫之蕩則性命不過欲惡不爽在上者不能無為

上之所為而民皆赴之故有誘慕好欲而民性淫

矣故所貴聖王者非貴其能治也貴其無為而在物之自為也

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

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

無治乃昔堯不遷淫

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

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

夫堯雖在宥天下其迹則治也治亂雖殊其於失後世之恬愉使物爭尚畏鄙而不自得則同

耳故譽堯而非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

長久者天下無之恬愉自得人大喜邪毗於陽大

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

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

不自得中道不成章

此皆堯桀之流使物喜怒犬過以致斯患也人在天地之

副墨曰：喬有矯已而過于高，詰者責人而過于密，卓特立而至于亢，擗者鉏擊而至于猛也。

中最能以靈知喜怒，擾亂羣生，而振蕩陰陽也。故得失之間，喜怒集乎百姓之懷，則寒暑之和敗，四時之節差，百度昏亡，萬事失落也。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鷲而後

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慕

乃善，故賞不能供。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畏罰乃止，故

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

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忘賞罰而自善

性命乃大足耳，夫賞罰者，聖王之所以當功過，非以著勸畏也，故理至則遺之，然後至一可反也，而

三代以下，遂尋其事迹，故匈匈焉，與迹競，而且說

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

亂于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

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

邪，是相於疵也。當理無悅，悅之則致淫，恃之患矣，相助也。天下將安其

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存亡無所在，任其所受之分，則

性命安矣。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齿卷

槍囊而亂天下也。必存此八者，則不能縱任，而天

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不能遺之，已為誤矣，而乃

復尊之，以為貴，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

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儺之，吾若是何哉？非直由寄而過

去也乃珍音利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為

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無為者非拱默之謂也直各任其自為則

性命安矣不得已者非迫於威刑也直抱音利道懷朴任乎必然之極而天下自安也故貴以

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

可以寄天下若夫輕身以赴利棄我而殉物則身且不能安其如天下何故君

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解擢則傷也尸居而

龍見淵默而雷聲出處語默常無其心而付之自然神動而天隨

天隨理而行神順物而動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若遊塵之自動吾

又何暇治天下哉任其自然而已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

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女慎無撓人心撓之則傷其自善也

人心排下而進上排之則下進之則上言其易搖蕩也上下囚殺無所

排進乃言能淖約則剛強者柔矣淖約柔乎剛強剛強者柔矣廉劇彫琢其

熱焦火其寒凝冰夫焦火之熱凝冰之寒皆喜怒并積之所生若乃不彫不琢各

全其朴則何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風俗

之所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靜之可使如淵動之則係

天而踊天而踊儼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人心之變靡所不為

順而放之則靜而自通治而係之則昔者黃帝始以

仁義撓人之心夫黃帝非為仁義也直與物冥則仁義之迹自見則後世之

疏弱心上下考境所率
如禁之囚撓煩困苦
又廉節名也劇傷也
彫琢名行欲在物前
若違情起怒順心生喜

心必自殞之是亦黃帝之迹使物櫻也堯舜於是乎股無肢脛無毛

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

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讎堯於崇山投

三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

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夫堯舜帝王之名皆其迹耳我寄斯迹而迹非我也

故駭者自世世彌駭其迹愈粗粗之與妙自塗之

夷險耳遊者豈常改其足哉故聖人一也而有堯

舜湯武之異明斯異者時世之名耳未足以名聖

人之實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是以雖

有矜愁之貌仁義之迹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

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

信相譏而天下衰矣莫能齊於自得大德不同而性命爛

漫矣立小異而不止於分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知無涯而好之

故無以供其求於是乎斬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彫

性命遂至於此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櫻人心故賢者伏處

大山嶼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夫故

任自然而居當則賢愚襲情而貴賤履位君臣上

下莫匪爾極而天下無患矣斯迹也櫻天下之心

使奔馳而不可止故中知以下莫不飾其性以

眩惑眾人惡直醜正蕃徒相引是以任真者失其

據而崇偽者竊其柄於是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

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

狂齊按是辟喻去也

殊曰誅也漢令曰重妻
長有罪多殊之
崔曰械夾頸及脛者
皆曰桁揚
焦云離跂足底平離
地也

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由腐儒守迹、故致斯禍、不思捐迹反一、而方復攘臂、用迹以治迹、可謂無愧而不知恥之甚也。

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桎梏也、仁義之不為桎

梏鑿枘也、桁楊以桎梏為管、而桎梏以鑿枘為用、

民思尚之、尚之則矯詐生焉、矯詐生而禦奸之器不具者、未之有也、故棄所尚、則矯詐不作、矯詐不作、則

何鑿枘桎梏之為哉、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嚙矢

也、嚙矢、矢之猛者、言曾史為桀跖之利用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

治、去其所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

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

同馬曰、北下也、亦雅、北、故、手、極、為、空、同。

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

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為之奈何、廣

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問至道之精、可謂質也、而所

欲官者物之殘也、不任其自爾、而欲官之、故殘也、自而治天下、雲

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

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

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

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

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

林曰、燮、調、陰、陽、以、順、萬、物、也。

問至道之精、可謂質也、

不任其自爾、而欲官之、故殘也、

司馬曰、族、聚、也、言、天、少。

同馬曰、善、辨、也、生、子、淺、短、也。

久長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

人皆自修而不治天下則

天下治矣故善之也

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

道之極昏昏默默

窈冥昏默皆了無也夫莊老之所以屢稱無者何哉明生物者

無物而物自生耳自生耳非為生也又何有為於已生乎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

形將自正

忘視而自見忘聽而自聞則神不擾而形不邪也

必靜必清無

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

任其自動故問目靜而不天也

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

生

此皆率性而動故長生也

慎女內

全其真也閉女外

敗

知無崖故敗

我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

猶大用

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

陰陽之原乃遂於大明之上入於窈冥之門也

天地有官陰陽有藏

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

身千二百歲矣

吾形未常衰

取於盡性命之極極乃能及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

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

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

徒見其一變也

得吾道者上

為皇而下為王

皇王之稱隨世之上下耳其於得通變之道以應無窮一也

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

失無窮之道則自信於一變而不能均同上下

金戕先生曰言我為女說大明窈冥

生則即觀光明死則為土壤

疏生死不二不滯一方
今將去汝任適也

故俯仰
異心

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

女土無心者也生於無心故入無窮之門以遊無

極之野與化俱也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都在之也

當我緝乎遠我昏乎物之去來皆不覺也人其盡死而我獨

存乎以死生為一體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

遭鴻蒙鴻蒙方將拊脾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

止不動也贊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脾雀躍

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

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

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為之

奈何鴻蒙拊脾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

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

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

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而自得猶

狂不知所往而自得遊者執掌以觀無妄夫內足者舉目

皆自正也朕又何知以斯而已也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

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

夫乘物非為迹而迹自彰猖狂非招民願聞一言

而民自往故為民所放效而不得已也

止作

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若夫順物性而不治

則情不逆而經不亂、玄默成而自然得也、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離其所以

靜也、災及草木、禍及止蟲、皆坐而受害也、意治人之過也、夫有

治之迹、亂之所由生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壽哉、言治人之過深、

言治人僊僊乎歸矣、僊僊坐起之貌、嫌不能雲將

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夫心以用傷、則養心

者、其唯不用心乎、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

聰明、倫與物忘、理與物皆不以存懷、而聞大同乎

泮溟、與物無際、解心釋神、莫然無魂、坐忘、萬物云云、各

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不知而復、渾渾沌沌、終

身不離、渾沌無知、而在其自復、若彼知之、乃是離

之、知而復之、無問其名、無闕其情、物故自生、闕問則失

其自生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

今也得、知而不默、再拜稽首、起辭而行、世俗之人、

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

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為心也、心欲出羣、為眾

夫以出乎眾為心者、曷常出乎眾哉、眾皆以出眾為心、故所

以為眾人也、若我亦欲出乎眾、則與眾無異、而不能相出矣、夫眾皆以相出為心、而我獨無往而不

疏義

同乃大殊於衆、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吾而爲衆主也、人之所聞、不如衆技多、故因衆則寧、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夫欲爲人之國者、不因衆之自爲、而以己爲之者、此爲徒求三王主物之利、而不見己爲之患也、然則三王之所以利、豈爲之哉、因天下之自爲而任耳、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已與天下相因而成者也、今以一已而專制天下、則天下塞矣、已豈通哉、故一身既不成、而萬方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

以物物、不能物用、而爲物用、卽是物耳、豈能物而物哉、不能物物、則不足以有大物矣、而不物故能物物、夫用物者、不爲物用也、不爲物用、斯不物矣、不物故物天下之物、使各自得也、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用天下之自爲、故馳萬物而不窮、獨往獨來、是謂獨有、人皆自異、而已獨羣遊、斯乃獨往獨來者也、獨有斯獨、可謂獨有矣、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夫與衆玄同、非求貴於衆而衆人不能不貴、斯至貴也、若乃信其偏見、而以獨異爲心、則雖同於一、致故是俗中之一物耳、非獨有者也、未能獨有、而欲饜竊軒冕、冒取非分、衆豈歸之也哉、故非至貴也、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響也、大

且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使物之所懷、為天下配、

問者為王、處乎無嚮、寂、行乎無方、隨物轉化、

復之撓撓、撓撓自動也、提挈萬物、使復以遊無端、

與化俱、出入無旁、女同、與日無始、與日新俱、

形軀合乎大同、其形容與、大同而無已、有已則不

無已惡乎得有有、天下之難無者已也、已既、

者昔之君子、能美其名者耳、覩無者天地之友、覩無則任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

性而在之則治、反其性而凌之則亂、夫民物之所

疏曰、贊頌論聖人威能軀負、與二儀大道合同

者尊、此必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夫事藏於彼、

然之符也、但當因任耳、法者妙事之、

迹麤而不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當乃居之、

不可不廣者仁也、親則苦倫、故、節而不可不積者

禮也、夫禮節者、患於係一、故、中而不可不高者德

也、事之下者、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事之難者、雖

哉、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執意不為、雖神、故聖人

觀於天而不助、順自為、成於德而不累、自然與、

於道而不謀、不謀而一、會於仁而不恃、特則薄於

疏、積厚也、節文也、又禮往來、人情華薄、故外示折旋、內敦積、厚以真禮也

疏先王遺序非可空
重之陳芻狗豈積而
留

義而不積率性居遠非積也應於禮而不諱自然應禮非由忌諱接

於事而不辭事以理接能否自在齊於法而不亂

御粗以妙恃於民而不輕恃其自為耳因於物而

故不亂也因而就任之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夫

不去因而就任之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夫

者豈以足為故為哉自體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

此為故不可得而止也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能虛

不明自然則有為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已以待

有為而德不純也物則事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

事失會無為而尊者天道也在上而任萬有為而累者人

道也以有為為累者不主者天道也同乎天之化

物上臣者人道也各當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

君任無為而委百官百官有所司而君不與焉二

者俱以不為而自得則君道逸臣道勞勞逸之際

不可同日不可不察也不察則君臣

而論之也之位亂矣



